

現代中國
小品文選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一)



七之書叢本基學文

選文散品小國中代現

註選洲芳羅



海 上

社務服化文國中

1936

文學基本
叢書之七

現代中國小品散文選（一集）

△定價二元五角

二十五年三月十日五版

有不
編許
輯翻
權印

選註者 羅芳洲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口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者 上海南京路新大沽路口
國光印書局

分銷者 各省各大書局

現代中國小品散文選第一集目次

一	遊錫蘭島(梁啟超).....	一
二	巴黎之清早(吳稚暉).....	四
三	哀思(陳西滢).....	一〇
四	南京(陳西滢).....	一五
五	餓(劉半農).....	一七
六	初戀(周作人).....	二三
七	北京的茶食(周作人).....	二五
八	烏篷船(周作人).....	二七
九	蒼蠅(周作人).....	三二
十	若子的病(周作人).....	三五

一一	信辭(周作人).....	四〇
一二	村裏的戲班子(周作人).....	四四
一三	山中雜信(周作人).....	四六
一四	秋夜(魯迅).....	六〇
一五	好的故事(魯迅).....	六三
一六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魯迅).....	六五
一七	鴨的喜劇(魯迅).....	六九
一八	藤野先生(魯迅).....	七四
一九	剪拂集序(林語堂).....	八三
二十	祝土匪(林語堂).....	八七
二一	津浦車中一個女孩子(孫伏園).....	九一
二二	梨花(落華生).....	九五

一三	春底林野(落華生).....	九六
一四	愛流汐漲(落華生).....	九
一五	夢(謝冰心).....	一〇三
一六	笑(謝冰心).....	一〇六
一七	海上(謝冰心).....	一〇八
一八	魚兒(謝冰心).....	一一三
一九	到青龍橋去(謝冰心).....	一一八
三十	山中雜記(謝冰心).....	一二五
三一	扁豆(綠 漪).....	一四七
三二	瓦盆裏的勝負(綠 漪).....	一四九
三三	禿的梧桐(綠 漪).....	一五三
三四	匆匆(朱自清).....	一五五

三五	荷塘月色(朱自清).....	一五七
三六	上帝之驕子(朱自清).....	一六二
三七	兒女(朱自清).....	一六五
三八	溫州的踪跡(朱自清).....	一七五
三九	花匠(俞平伯).....	一八五
四十	陶然亭的雪(俞平伯).....	一九〇
四一	伊和他(葉紹鈞).....	一九九
四二	暮(葉紹鈞).....	二〇三
四三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葉紹鈞).....	二〇七
四四	莫干山的瀑布(鄭振鐸).....	二二三
四五	苦鴉子(鄭振鐸).....	二三五
四六	街血洗去後(鄭振鐸).....	二四〇

四七	秋（豐子愷）	三三
四八	漸（豐子愷）	三六
四九	談動（朱光潛）	三三
五十	談靜（朱光潛）	三六
五一	旅行的動機（孫福熙）	四四
五二	紅海上的一幕（孫福熙）	四四
五三	出遊（孫福熙）	四八
五四	北海浴日（陳學昭）	五五
五五	法行雜記（陳學昭）	五九
五六	賣豆腐的哨子（M D）	六二
五七	叩門（M D）	六四
五八	速寫（M D）	六七

五九	鄉愁（羅黑芷）	二六九
六十	甲子年終之夜（羅黑芷）	二七四
六一	燈下（羅黑芷）	二七六
六二	龍山夢痕序（陳望道）	二七八
六三	山陰道上（徐蔚南）	二八四
六四	快閣底紫藤花（徐蔚南）	二八七
六五	如此湖山（王世頌）	二九一
六六	西湖上的沉醉（王統照）	二九四
六七	乞巧（胡雪翼）	三〇一
六八	病貓（劉大杰）	三〇九
六九	海濱的秋宵（陳醉雲）	三一
七十	於海濱（王春翠）	三二六

七一	與W（易君左）·····	三〇
七二	春草（秋心）·····	三四
七三	春雨（秋心）·····	三六

一 遊錫蘭島①

梁啓超

好幾年沒有航海，這次遠遊，在舟中日日和那無限的空際相對，幾片白雲，自由舒卷，找不出牠的來由和去處。晚上滿天的星，在極靜的境界裏頭，兀自不歇的閃動。天風海濤，奏那微妙的音樂，侑我清睡。日子很易過，不知不覺到了哥倫布了。

哥倫布在楞伽島，這島土人叫牠做錫蘭。我佛世尊②曾經三度來這島度人，第三次就在島中最高峯頂上，說了一部楞伽大經。相傳有許多衆生，天咧，人咧，神咧，鬼咧，龍咧，夜叉咧，阿乾闥咧，阿修羅咧，③都跟着各位菩薩阿羅漢在那裏圍繞敬聽。大慧菩薩④問了一百零八句偈，世尊句句都把一個非字答了，然後闡發識流性海⑤的真理。後來這部經入中國，便成了禪宗⑥寶典。

我們上岸游山，一眼望見對面一個峯，好像四方城子，土人都是四更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禮拜，那就是世尊說經處了。山裏頭有一所名勝，叫做坎第。⑦我們雇輛汽車出遊，一路上

椰子檳榔，漫山徧谷，那葉子就像無數的綵鳳，迎風振翼。還有許多大樹，都是蟠着龍蛇，偃蹇的怪藤，上面有些瑣碎的高花，紅如猩血。經過好幾處的千尋大壑，樹都滿了，望下去就像汪洋無際的綠海。沿路常常碰着些大象，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規行矩步的從樹林裏大搖大擺出來。我們渴了，看見路旁小瀑布，就去舀水吃，卻有幾位黝澤可鑑的美人，捧着椰子，當場剖開，翠袖殷勤，勸我們飲椰乳。劉子楷新學會照相，不由分說，把我們和這「張黑女碑」照在一個鏡子裏了，他自己卻逍遙法外。走了差不多四點鐘，到坎第了。原來這裏拔海已經三千尺，在萬山環繞之中，潄出一個大湖。湖邊有個從前錫蘭土酋的故宮，宮外便是臥佛寺。黃公度有名的錫蘭島臥佛詩，詠的就是這處。

從前我們在日本游過箱根，日光④的湖，後來至瑞士，游過勒蒙四林城的湖⑤。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麗，說到湖景之美，我還是推坎第。牠還有別的緣故，助長起我們美感：第一件，牠是熱帶裏頭的清涼世界，我們在山下，揮汗如雨，一到湖畔，忽然變了春秋佳日。第二件，那古貌古心的荒殿叢祠，喚起我們意識上一種神祕作用，像是到了靈境了。

我們就在湖畔宿了一宵，那天正是舊曆臘月十四，差一兩分未圓的月浸在湖心，天上水底兩面鏡子對照，越顯出中邊瑩澈。我們費了兩點多鐘，聯步繞湖一匝。蔣百里說道：『今晚的境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想真是叫！我後來到歐洲，也看了許多好風景，只是腦裏的影子，已漸漸模糊起來，坎亨卻是時時刻刻整個活現哩。

中間有一個笑話，我們步月，張君勸碰着一個土人，就和他攀談。談甚麼呢？他問那些人爲甚麼不革命，鬧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對。諸君評一評：在這種瀟灑出塵的境界，腦子裏還是裝滿了政治問題，天下有這種殺風景的人嗎？

閑話休題，那晚上三更，大衆歸寢，我便獨自一個，倚闌對月，坐到通宵，把那記得的楞伽經誦幾段，心境的瑩澄開曠，真是得未曾有。天亮了，白雲蓋滿一湖。太陽出來，那雲變了一條組練，界破山色，真個是『只好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哩。

程期煎迫，匆匆出山上得船來，離拔錨只得五分鐘了。

〔梁任公近著〕

●錫蘭島印度洋中大島，在印度半島東南端，現屬英。

●世尊，指釋迦牟尼。

●阿乾闥阿修羅，均神名。

●

大慧菩薩，梵名叫摩訶摩底，相傳他問答抉擇，沒有窮盡，所以叫大慧。

●識藏性海，都是佛家語。

●禪宗，是

佛教中的一派。

●片第，在錫蘭島中部。

●黃公度，名道憲，清末廣東嘉應人，著有人境廬詩集。

●籍根，地

在日本北海道和日光都稱風景最優美的地方。

●勒蒙四林城，即蘇賽爾恩湖。

●南朝梁詩人陶弘景

答齊高帝詩。

二 巴黎之清早

吳稚暉

可笑哉！通一個半開化的中國，僅僅十七零三家折腳板凳的報館，其出版之數，竟龍共共，疊在一起，不過趕狗棒這麼高的一堆，尙不及西洋大報館，一兩點鐘內印破的棄紙。如此，那許多狼心狗肺的獵牝后，瘟毛官，還對了他，若喪考妣，必定要勦滅了他們，方纔睡得成覺。講破了，沒有什麼緣故，唯一之目的，不過叫大家蠢如鹿豕，於是萬歲千秋，子子孫孫，篤守著，

跪在地上，做矮人的規矩；因而保住他一點點的野蠻尊榮。爲什麼講巴黎的清早，要講起如此不倫不類的閒話來呢？因爲我所講的巴黎清早，不過是今天一天的清早，所講的，又不過清早工人的看報。我著了今天這麼一個感情，並且心中亂得了不得，故沒有什麼發洩，先胡亂說了幾句閒話，透了一口瘟氣，再說：

當初我住在倫敦，早上走過英倫銀行一帶，那七顛八倒，頭上頂着一個綬子小馬桶①的朋友，好像蜜蜂一般，飛得大街小巷，挨挨擠擠，各自走進那黑越越大塊石頭砌的高樓房裏面去；正像蜜蜂歸巢似的。但叫人喫了一駭者：使個個人拿起報紙，有的橫摺的，有的直摺的，一齊拿頸項作了彎弓式，一面跑，一面看。有的還手臂彎裏，夾着幾張，正同小學生買了芝麻片胡桃糖，要留了等歇功課的時候，慢慢咀嚼。當時我也沒有什麼思想，但奇怪那造紙廠，如何造得及這許多拭穢的草紙。（西洋窮人拭穢，大都用報紙。）這班人，便上海灘上叫做大班二班，洋行小鬼之類；在彼中社會，大都叫做商業中的上等人。從這一面把這麼一張照相，印到我的心網上，我便認定西洋那上等人，他的嗜好，也使很有些與衆不同。

我住在巴黎左右，團圍方近兩里之內，住居的都是那些工人社會。他們在飯店裏，喫起飯來，攘臂揎袖，高呼大叫，無非寫寫酒盃，講講空話。偶有一兩個，在壁角裏看着報紙，也如鳳毛麟角。我終想這班東西，正是自作之孽，不出於高冠禮服者之批評。忽爾今天，送朋友上倫敦，起着一個大早，叫做五點鐘。自到歐洲，是第一個早起。我們兩個，一進地道火車，不得了！推背行的，都是些灰泥伴着柳條絨衫褲，鳩形鵝面的朋友；就是上文所謂自作孽的這般東西。呀！可憐！我冤枉了各位朋友。不料那縱橫雜亂，拿着報紙看的情形，與那英倫銀行前，頂小馬桶的朋友，一般無二。有的左手拿了一張，先瞞住了垂涎不已的眼睛；右手又把一張，亂塞亂塞，塞在那綫縫脫了一半的袋裏。讀者諸公，切勿疑心他這破袋，有甚鈔票的夾子，或者拜客的片子在內。他只有一個一刻不離手，很心愛的寶貝，此時冷冰冰的，臥在袋底，便是一根舊紅木的烟斗。內中隔着我們三四十個人地位的一位朋友，遠遠望去，正就是我們常去喫飯那家店裏的一位做工客人。他平日那狼狽的情狀，不要說別的，就是那一身又破又穢，深棕色變成黃灰色的柳條絨衫褲，沒有叫做春夏秋冬。在我眼睛裏，已經看他足足着了一年零

三個半月。他的蠟燒鬍子，雖是又短又窄，決不像是薙過，定是他那一雙裂縫的毛手，闖成這個樣子。總而言之：若把他放到達爾文的著作中，做一個插畫，定沒有人相信，他是巴黎市中的人物。平日只有晚上看見他工餘之暇，喫得面孔煊紅，嘴裏拉拉扯扯的胡唱，引得滿屋好笑。他會鈔的時候，往往到袋裏捉了一大把銅錢，攤着手一看，數得清的一十個，鑽在手縫裏，一個個放在桌上，十回有九回，不曾看見有一個「十個生丁」的大個兒，都是整齊齊，同一式樣的叫做「蘇」。

不料每天早起，而人道送報館主筆，無緣無故，造下彌天大孽，又害了他出着一「蘇」。讀了那救不得飢的拭穢草紙，我看了，心上自然酸將起來，忍不住眼眶裏要顯出水汪汪的樣子。就勉強把他的蠟燒鬍子看了，發一乾笑，對我的朋友道：「你看這工人看報的情形。」我的朋友，也牽强的乾笑了一笑。我看他上嘴唇皮，儘力的掀不上去，好像若有所敬愛憐惜的感情，牽制了他，成功這個模樣。

唉！叫做「自作孽」。然請問讀者諸公，當他做精蟲時代，拚命的鑽將孕蛋中間，他難道